



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



一九二七年九月摄于广州



一九三六年攝于上海

目 录

最坚强的舵手和战士·····	陈 毅 (1)
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	陈 毅 (2)
陈毅同志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后的题诗·····	(2)
陈毅同志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为长歌志感·····	陈 毅 (5)
民族的杰作·····	郭沫若 (7)

——悼唁鲁迅先生

不灭的光辉·····	郭沫若 (10)
鲁迅并没有死·····	郭沫若 (14)
写在菜油灯下·····	郭沫若 (15)
庄子与鲁迅·····	郭沫若 (18)
鲁迅与王国维·····	郭沫若 (37)
一封信的问题·····	郭沫若 (51)
鲁迅和我们同在·····	郭沫若 (60)
冷与甘·····	郭沫若 (64)

再用鲁迅韵书怀……………郭沫若（66）

鲁迅笑了……………郭沫若（67）

鲁迅礼赞……………郭沫若（70）

——日本岩波版《鲁迅选集》题词

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幕词……………郭沫若（72）

参观绍兴鲁迅纪念馆题诗……………郭沫若（79）

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周建人（80）

研究和学习鲁迅……………茅盾（89）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茅盾（95）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吴玉章（114）

——在纪念会上的讲话

在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徐特立（121）

我们所已经达到的和还没有达到的成就……………胡乔木（122）

精神界之战士……………周扬（125）

——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艺观，

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

一个够POG的男人……………欧阳山（140）

——哀念鲁迅之一

怎样纪念我们的巨人……………欧阳山（143）

鲁迅与青年作家……………杜 埃 (147)

学习鲁迅的革命品质……………杜 埃 (150)

忆鲁迅先生……………巴 金 (156)

南中国文学会及其它……………欧阳山 (160)

鲁迅热切关怀文艺青年……………林楚君 (173)

——记鲁迅与“南中国文学会”

青年的一次会见

往事杂忆……………冯慕韩 (178)

——鲁迅先生与广州新文学运动 (片断)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何春才 (182)

缅怀我的带路人鲁迅先师……………刘焕堃 (195)

民族祭……………黄新波 (207)

——鲁迅先生丧仪杂忆

回忆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胡一川 (224)

鲁迅与“一八艺社”……………陈 广 (237)

鲁迅创办的木刻讲习班纪谈……………陈 广 (245)

“一八艺社”与鲁迅先生的关系……………陈 爰 (252)

鲁迅先生与木刻回娘家……………谢海若 (262)

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刘应洲 (269)

在鲁迅关怀指引下罗清桢从事木刻创作……罗俞凡 (276)

鲁迅给何白涛以智慧和力量……………何惠贞 (290)

关于鲁迅的《赠日本歌人》……………
内山嘉吉
实藤惠秀 (299)

关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陈友雄 (304)

最坚强的舵手和战士

陈 毅

比孙中山先生稍后约当十年至十五年左右的鲁迅先生，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大师，他几乎完全走着相同路线，其晚年不但与共产主义相结合，且成为献身前列的最坚强的舵手和战士。

（摘自《纪念邹韬奋先生》，见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

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祭

陈 毅

要打吧儿落水狗， 临死也不宽恕，
懂得进退攻守， 岂仅文坛闯将。

莫作空头文学家， 一生最恨帮闲，
敢于嬉笑怒骂， 不愧思想权威。

（原载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陈毅同志参观 上海鲁迅纪念馆后的题诗

并世不识面， 文藻实我师，
遗宅频来访， 凭吊更依依！

陈 毅

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

（手迹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陈毅同志在纪念鲁迅逝世

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陈毅同志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鲁迅是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概述了各个革命时期的先进文化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特征以后说，处在目前的伟大的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要学习鲁迅先生解剖自己，抛弃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不断吸收新事物的精神。

陈毅同志最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在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和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方面，要抛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要学习鲁迅的思想方法，学习他的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和服从真理的精神；抛弃旧的不正确的东西，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正确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东西。

在对待民族遗产的问题上，陈毅同志批判了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两种倾向。他说：不少新文学家不读中国古典的东西，不很好地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就只能写习作，不能成为专家。另一方面，认为样样都是中国好，也是不对的。

在吸收西洋文化的问题上，陈毅同志指出：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知道，不能排外，但也不能全盘西化，必须有自己的创造。

（摘自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 为长歌志感

一九五七年三月

陈 毅

我爱读杂文，鲁迅作者最。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又加文辞美，讽刺有深味。

以前在延安，有个王实味。他亦写杂文，讽刺颇尖锐。笑衣分三色，笑食分几类。骂我演京戏，骂我开舞会。其实在彼时，延安艰苦倍。重庆有老蒋，两京踞敌伪。实味均不打，专与革命对。鄙哉“野百合”，甘为敌作祟。

我话说到此，有人起反对：“你是不民主，
加人诽谤罪。我们学鲁迅，何干王实味？
难道谈工作，缺点应隐讳？请看许多人，
主观又浪费。若是予赞扬，何以改愚昧？
照汝之标签，闭口加酣睡。事情搞坏了，
晚矣空悔愧。近来杂文多，争鸣生气倍。
每天我必看，愈看愈有味。莫非八股少，
你反掉眼泪？”

我说同志们，不必生怨怼。遇事多用脑，
深入本质内。近来杂文多，固然很可贵。
但应加分别，有对与不对。对者提问题，
敌我不一类：对敌不客气，目的在粉碎；
对我作教育，似开批评会。成绩与缺点，
样样计在内。不是乱讽刺，故意人人罪。
既不作调查，又不当面对。只是据传闻，
夸大加几倍。仿佛这几年，样样都倒退。
自己乱阵容，敌人喊万岁。那里象鲁迅？
活活王实味！

民 族 的 杰 作

——悼唁鲁迅先生

郭沫若

小病了两个礼拜，今天稍微舒适了一点，从清早起来便执笔起草着一篇短文叫《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写到了上电灯的时分刚好写完。恰巧晚报送来了，便息了一口气，起身去拿晚报来看。突然见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鲁迅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在上海长逝了。这个消息使我呆了好一会，我自己有点不相信我的眼睛。我疑这个消息不确，冒着雨跑到邻家去借看别种报，也一样地记载着这个噩耗。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觉地酝酿起了雨意来。

由于鲁迅的死，最初唤起的联想，是六月十八日高尔基的死。当高尔基的病耗在六月中旬由莫斯科传播出来的时候，鲁迅也有在上海患着重病的消息。高尔基不幸终究死了，但鲁迅是战胜了病魔而凯旋。近来，时在刊物上看见他

的随笔，谁都以为鲁迅的精神仍不减往昔。但谁个想到仅仅相隔四个月，鲁迅也同样离开了人间，跟着高尔基而长逝了。

接到高尔基死耗时是六月十九日的清晨，那时天在下雨。接到鲁迅死耗的今天是十月十九日，也微微地在下着秋雨。想到这些情景的相同，日期数目之偶然的一致，心思失掉羁绊，在不可知的境地上漂浮着。雨，怕是“自然”在哀悼这个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吧？仅仅相隔四个月，接连失坠了两个宏朗的大星！这损失的重大实在是不可测算的。在浸淫的雨意外外交侵着的黄昏中，我感觉着周围的黑暗好象增加了重量。

我个人和鲁迅虽然同在文艺界上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睽违，竟不曾相见过一次。往年我在上海时，鲁迅在北京；鲁迅到广东时，我已参加了北伐；鲁迅住上海时，我又出了国门。虽然时常想着最好能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但终因客观的限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最近传闻鲁迅的亲近者说，鲁迅也有想和我相见一面的意思。但到现在，这愿望是无由实现了。这在我个人真是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

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所留下的功绩是用不着我来缕述的。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近年来，鲁迅对于前进文艺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语言的大众化

与拉丁化这些工作特别加意促进，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古人说“盖棺论定”，鲁迅现在是达到了容许人们慎重地下出定论的阶段了。要论评鲁迅，我自己怕是最不适当的一个人，但我现在敢于直率地对着一些谗谤者吐出我直觉的见解：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夜

（原载《沫若文集》第十一卷）

不灭的光辉

郭沫若

鲁迅死了，他的死有重大的历史的意义。在我们虽然是损失，在死者却是光荣。这不灭的光辉将要永远的照耀而且领导着我们。仅仅是号啕哀痛不足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死。物质上的仪式，就连造铜象、立庙宇、命街名（例如把上海四马路命名为“鲁迅路”），定文艺奖金——这些我都想向文艺家协会建议——都还不足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死。足以纪念鲁迅的，是鲁迅自己的文章、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对于仇敌的认识与战斗。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再要不朽的。鲁迅的遗嘱里有一条，叫不要纪念他。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作这样的解释，便是足以使自己不朽只有自己。

鲁迅是不朽的。他叫人“管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他也希望众人同他一样的不朽。不朽的途径很多，然而精神总是一致，那就是对于恶势力的不妥协。这种精神便是鲁迅的精神，而他自己采取了小说家的路。